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杨燕 组版:边强

康家地

● 韩玲

罗尔吾每回回家都这样对措姆说话,措姆已经不大愿意理睬他,措姆搅动酒桶里的猪食,溜溜的唤着猪,倒猪食去了。后来罗尔吾也就不再跟措姆说这些话,每天晨起的时候,他都往寨子里去转一转,有时候会遇见邻居俄玛老人在寨子里转,她瘦高的身子在晨光里慢慢挪动,手里的转经筒发出细微的摩擦声,罗尔吾经常听不清老人在念诵什么,但他就是喜欢跟在老人后头,一言不发。有时,他们会在离他们比较近的学古组或者仁布家的老石墙下坐一会,甚至罗尔吾会拿起电话给往住成都的仁布或者学古组打个电话,说说自己和俄玛妈妈,说说山里的蘑菇长熟了,又到了虫草季了,但是罗尔吾总是不明白,仁布或者学古组他们总是那么忙,每回在电话里都匆匆的挂断电话,周围好像一直有很多人。时间久了,罗尔吾也不再打电话了,他每天还是去寨子里闲逛,家门口坐坐,那家屋前停停。那些人家门前的果树一到春天便发了情似的长得顾羞耻,完全不去理会空房子的尴尬。罗尔吾生气的吐了口口水,却又觉得自己不厚道,就要淹没了,树子也没有脚,都不能让它多开一回吗?还还还,罗尔吾又对自己的狭隘充满了自责。

八家寨带有名寨子就要没有了,破牛、学古组、石多布、达石格、达可布、仁布、石玛白、热尔日,这些房名就要没有了。现在的房子都不用房名了,一个寨子再也不会出现四个相同的名字了,像破牛罗尔吾、铁折罗尔吾、涅龙罗尔吾、布扎布罗尔吾这样的名字都是过去时了,“罗尔吾”真的是宝贝吗?一个寨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宝贝呢?罗尔吾想,罗尔吾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出一宝贝的样子,又失望的从自己身上收回目光。他突然很想给自己取名的那个无比强势的父亲了,他该转世了,一身无宝的罗尔吾这样想着就回家去了。

措姆煮了香猪腿,拌了一个凉拌酸菜,热在回峰炉上,人却不见了踪影,罗尔吾拿起电话问措姆去哪儿了,措姆说邻村根扎三郎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走丢了,她去帮忙找人了。罗尔吾知道根扎,那个寨子是全集沐乡最美丽的一个寨子,修建在半山腰,每家的石头房子上都涂抹了白亮的石灰,画了一样的图案,它们错落有致的散落在山间散在苍松翠柏之间,美得一点都不真实,像是活了的画卷。

罗尔吾匆忙的刨了几口饭也往根扎去帮着找老人去了,老人是下午四点钟才找到的,她忘了回家的路,一个人朝马尔康的方向走去。安顿好走失了一天一夜的老人,老人的儿子一定要在牧家乐请大家吃个饭。许多来藏地采风的驴友也在牧家乐里玩,那些松树啦、柏树啦在四月的光影里摇曳,开在沙地上的花儿一搭没一搭的撒着欢。

驴友问罗尔吾,八家寨为什么叫八家寨,八家寨有几个人?罗尔吾想,八家寨是有人的,起先是八家,后来是四十五家,再后来就有一百多家了。但是罗尔吾不想跟他们说。他看见那些像记者一样背着照相机,镜头很长的家伙们猎奇的眼神,他觉得很舒服,什么话也没有说,他起身往大渡河边走去,罗尔吾在一块临河的石头上坐下来。他在心里反复的念叨着,破牛、学古组、石多布、达石格、达可布、仁布、石玛白、热尔日……

念叨他自己的名字罗宇、罗艳……念叨着学古组那一房的孩子古丽、古琼、古运……念叨着石玛白家的孩子,石勇、石花、石去……念着念着,罗尔吾的眼泪就流了出来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神鹰追月。

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

● 格致追美

那一天,我按图索骥,找到了第二世噶玛巴掘藏的圣迹。越千年的岁月,米拉日巴的像依然栩栩如生。传说,大师从山岩中掘藏出铜锣时,石崖上便自然显现出米拉日巴的画像;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,那横卧的石块中,大师又掘藏出一只海螺,海螺吹出的声音象牛奶一样纯净了整个山谷,一切魔障倏然遁迹。于是,山林更加清幽,充满了神性的光芒。这雪域比比皆是的掘藏神奇之事,让我想到:人与大自然本来是没有什么距离的,一旦突破了那人心的障碍,一切都变得光明起来,石头也变得酥软如泥呢。不久之后,一座寺院破土动工修建。从此,神山上梵音不绝。

我驻足在草滩间,面对那些水泥围住的场地,我的心又高高飞翔起来。那时,无数的高僧大德在此修行,降魔,然后将它点化为神山。那是翻开了人与自然最终实现沟通的新篇章啊。当云儿变暗,山林中绿色的风也变得幽暗,阳光也躲到山后时,我们便幽然下山了。水泥钢筋的房屋突兀地扑到眼前来。心便陡然一沉。想起一位大师曾说:在城市,大气和欲望的染污,使你不知不觉间,心灵就罩上了一层污垢——尽管你觉得自己没有变化,守住了心灵。它是潜移默化,是无形的。大师感叹道:雪域家乡真是净土啊,是最适宜修行的圣地。

四十七

坐在宾馆里,窗外,视野的远处是葱郁的大山。一个人又落在寂静里了。阳光透过玻璃照到头上。打开电视,里面的声音似乎更平添了一份落寞、寂静和孤独。为什么心底的一角会感到空空落落呢?可是,这寂寥中又充盈了多么让人享受的孤独啊。在更远处,那沟梁之上是高洁的雪山,是冷冽的冰川,是那些象雪山魂魄一样飘逸游荡的云絮。离雪山更近了,那种思绪却莫名地强烈了。这是为什么呢?怎么有缕缕愁绪呢?是因为我蜕变得不适应一个人和思想孤独的时光了吗?仿佛也不是,心儿只是更加固执的不安份,躁动着绵绵而苦恼的情愫。我甚至希望那无聊的会议早点开始,把我拽回到麻木和机械的日常漩涡里,丢了自己的魂魄。在取名为“贡嘎”(雪山之意)的宾馆里,一个下午的漫长时光竟这样莫名奇妙地与我纠缠着,它轻言细语,絮絮叨叨,时而象风一样徜徉在思想的表层。人是孤独的,我这样自语道。人与人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相互彻底地理解对方。只有雪山,只有河流,默默地包容我们的一切,伟大的,肮脏的,孤傲,忧郁,乃至一切罪恶……还给我们启示的灵光,像父亲和母亲一样将我们呵护。啊,雪山的清冽已落到了心上了。这样想着,我慵倦的心像窗外懒懒的阳光,躺到树林和大山的阴凉之中……

阿朱也在成都买了房子。一幅心花怒放的样子。我说,你准备调到成都市吗?他说,你开玩笑,怎么可能呢?那房子怎么办呢?没想过,到时出租也

行。不过,以后儿女可以住呀?是啊是啊。阿朱正值壮年,离退休早着呢。那为什么非要买一个房子呢?我说:我出差时借我住可以吧?那当然可以,你相当于给我看房子了,一举两得。尼玛家买了房子以后,最心焦的是房子没人照看。于是,老两口退休以后,就住到成都。在闹市中,生活是方便了,精彩了。可是,当酷暑来临,便怎么也受不了,于是,赶紧回家。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:尼玛的老伴只走到海拔2600米的康定就开始高山反应了。怎么还敢翻越越数座雪山回家呢?只得掉头就回,人走到泸定境内便清爽了,健康了。让他们一家哭笑不得。尼玛和老伴遥望大山深处的故乡,面对回不了家的尴尬,心中怅惘不已。

“藏人比汉人跑得快”是康人的八怪之一。这句顺口溜是民间的杰作。跑哪里呢?跑成都,比支边的汉人内调还快,有些还明目张胆地占上“内调”指标——仿佛他要调回老家呢。这几乎是时下的潮流。更多的人在成都或者在郊区购置房产,一旦放假或者过春节,都从山里往城市赶,人流如高山流水,如百鸟归巢,蔚为壮观。于是,有人戏称双流县是州内的一个县。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?无非是城市的巨大诱惑,城里人丰裕的物质生活,城市与山区间巨大的差距——这背后是环境的发展也是金钱和欲望。翻山越岭,追求舒适,追求幸福,这是人的本性,也是人原初不竭的动力。也有不少人说是为了子女,为子女的学习和将来创造条件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:子女们是不会呆在山里了。是藏人不爱家乡么?是藏人嫌贫爱富,嫌母丑陋么?也不尽然。那些内调的藏人大多是有“能耐”、有知识的人,是精英。是因为对民族觉醒的迟钝,发展的迟滞等的不满而出走的吗?又似乎人人心中最爱的还是自己,内心装满了一己私欲。这难题老悬在那儿,考验着我的智力。我想这其中也有一个文化的较量,是哪个文化占上风,成为主宰?它还是某个时期世俗潮流和风向的映射。曾有一个特殊阶段,在康定工作的关外人纷纷从康定调回原籍,而现在的人则削尖脑袋想方设法都要翻过折多山调到州府来。也有人从国际视野归纳出人类的一个悖论:康巴人向往成都,成都人向往北京,北京人向往纽约,纽约人向往康巴。

就让我们冷眼看这股潮流在历史中如何兴风作浪罢。千百年后,某个史家定会从这特定的历史切面,看到一个纷乱的世相,暧昧而生动。官场的经验真是奇妙。它原是有着不能被攻破的一些潜规则呢。你太无能太平庸会被瞧不起,遭人鄙视;你太冒头了出众了,又让人不安,让人不高兴,让上面的人产生戒备和距离,甚至你成了另类。如履薄冰,如踩钢丝,你似乎需要一种在窄窄的平衡木上进行表演的技巧,需要把握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“度”,要修炼到炉火纯青的“技巧”才行。你如果不愿成为前者,那后者同

样遭遇尴尬局面。于是,许多人在官场苦恼、不满,落寞而又孤单。如果没有一种人格撕裂的决绝和勇气,你的仕途必不会畅通无阻,青云直上。如果注定不会会会,阿谀、讨好,不会像哈巴狗一样摇尾卖乖;不会察言观色,投其所好,像太监一般把上面的心奉承得舒舒服,蜜一般受用,把那虚荣心和人性弱点,或阴暗的角落,乃至沟壑缝隙,都糊上糖的因子;不会用充满魔力的金钱为自己开道铺路——假若(多少人因为清贫而无可奈何,无能为力)这方魔咒真显示了威力,那他又会从国家身上加倍窃取——否则,你的仕途前景可想而知。当然有共性之外的特殊性。因为官场也不是魔窟,只是时下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多少让人有些泄气。在彷徨之际,多年来遗弃在身后的文学又粘粘糊糊地勾住我的肩膀,说:你又想要我了么?唇间飘逸着不无讽刺的笑意。她似乎明白:一旦机缘来临,我必会像所有钻营者一样立刻变脸,将它抛弃,而欣欣然卖身求荣去了……

就让我在城市和大山之间象漂泊的灵魂和白云一样无处回家,无处着地吧。这就是我的命运。如果成就不了一个雪域儿子大气的事业,就让我做一个记录者,以亲历亲为的心灵历程,映射并记录下这个民族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态。只要记录下自己和周围人们的声音、语言、思想和生存状态,既使那样稚嫩和拙朴,后人也会依然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、氛围,再好一点,能感受到心灵和血脉中的声音、火焰,乃至语言背后更远的思想和意境……

当向外面寻求而无门,或者将自己的后路堵死之后,就向自己内心去开拓道路,只要坚定地走下去,道路会越来越宽广。我曾说,我是祖先血脉中最烫的一粒种子。那不是梦呓,那是我此生的梦想,是家园之上更高更远的心理故乡……

四十八

她的本名很少有人知道了。大家都叫她阿松。阿松是阿姨的意思。叫起来感到亲切,心里也融融的。阿松现在老了,脸上的皱纹里填满了慈祥的光芒,那墨玉似的眸子深处燃着一星温暖的火。浅浅的寸发,就象刘割得光生生的田地,阿松的耳轮丰满,耳垂很长。我的记忆里,阿松始终是一个亲切的形象。她与我母亲是表姊妹。我小时到她们家,一进院子,阿松就会满脸笑容地走出来,立刻就把小孩子的拘束、紧张和陌生都融化了。那温暖真诚的情态,令人产生回到母亲身边的温馨。她是真挚的化身,没有虚假;与她交往,没有隔阂和冷漠的尴尬,心无栅栏。我也从心底里热爱阿松。她周身洋溢的光芒和温暖令人如沐春风啊。我只有到她家几次。她家是在三里之外叫泽朗的村寨。在小孩子的眼里,那是多么遥远的距离呀。记得有一次,我进院子时,她正在挤奶,看见我,脸化成了笑容,嘴里亲切地叫道:“噫,是吉美呢。”

小说连载版精选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兄弟记

● 王小忠

三弟借钱是有他的难处,他不打算种庄稼了,要全部种药材,要买新的农具。三弟种庄稼越来越少这我知道,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,是不是有点冒失?

父亲坐在屋檐下,看起来气色好多了,但他的话依然很少。三弟永远不会清闲,心永远那么“野”,他要成成片的田地种当归和柴胡。柴胡头年播种,第二年才收。为了不让田地荒芜,三弟在种有柴胡的地里又种了一茬燕麦。当归的育苗更是艰辛,要逐棵栽种,还要覆盖地膜。来来去去奔波于田地之间,看上去,三弟十分苍老。

村里大多数人种庄稼,原因只有一个——不划算。出门在外,最不济也要比种庄稼强。村里人都这么说,难怪三弟动了心思。说实话,我对他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的想法是不赞成的。实际上种药材还是靠天,如果该年缺水,或是遇到干旱,结果还不一样?何况种药材的成本和种庄稼的成本不能相提并论。种药材需要大量劳力,劳力不足的情况下,就需要雇人。按照每人每天一百算,十几亩田地是笔不小的开支。鉴于这种情况,新的农具适时出现了。父亲说,村里人几乎都买全了。

三弟遇到难处了,可他知道我的境况,又不好意思开口,大哥境况早已不如当年,他更不愿向大哥借钱,而又不肯不买那些东西。给我打电话,他的确是鼓足了勇气,但终究还是没说钱的事儿。

大哥的工程队越来越不景气,大概是城乡建设基本到了尽头,而那些开发区还轮不到他前去承包。愁肠百结之中,大哥决定解散工程队,开始去谋新的事业。二弟抽身早,如今在村里新建了温棚养牛,情况也不是太好。实际上,村里的每个人都在筹谋各自的生意,因而多出了好几个老板,大哥带头致富的身份也正在悄无声息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

我上学的费用并没有缺少三弟那一份,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还个人情。帮三弟从县城买回小型播种机后,我就返回城里了。在家的那几天我是村里最大的闲汉,和我同村的都在忙着顾家,都没有闲下来和我聊天的时间。我想,祖国大江南北大抵如此吧。不过的确是遇到了好年景,村庄邻近公路,邻近公路的村庄都要进行风貌改造,所以这个初春村里许多人留了下来。风貌改造工程是政府大力投入的一项面对农村的惠民工程,而据我了解到的却是挑人检户,并不是一刀切。也有人说,没必要再修房子,过几年国家让农民全部上楼;还有人说,过几年这里要修铁路,一亩田要赔好几万,坐等发财算了。全部上楼吃什么?等着发财?还没有修到蜘蛛那样躺着吃食的命。老人们对没有争取到改造项目或借口逃避下苦者这样批评。我不知怎样去说,因为从头到尾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实质性的了解。

三弟的药材在秋天未到之前彻底要了他的命,不是长势不好,而是药材的价格跌得厉害。三弟只好认命。他自我安慰说,按村里种药材的面积而言,不算最多,在种和挖及拔的投入上,也算最少的。可三弟并没有死心,他的那股干劲不亚于父亲。第二年他继续种了大量药材。当然也有将所有田地种了大蒜和洋芋的人。这一年不错,柴胡持平,当归却是天价。一时间所有田地得到前所未有的珍惜,有人甚至花大价钱租别人田地,用来点播当归。我在这件事情上一面为三弟高兴,一面又有某种难以言清的担忧。随当归价格的疯涨,当归苗子更是水涨船高。处于利益的驱动,很多人都不在乎苗子价格的高低。当归主产甘肃东南部,以岷县产量多,质量最好。我见过三弟一把一把捆扎起来晾晒在屋檐下的当归,都很小,药性肯定是不能和岷县的相比。换句话说,不值那个价。如果说值,那也是鼓吹起来的。但我不能就此劝说三弟,让他少种。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,倒也无可说,一旦错误,肯定要遭到不少抱怨。再说了,田地上的事情三弟从来也不会听我的指指点点。果然不出所料,这次三弟彻底低下了头。当归的价格一跌再跌,甚至无人问津。三弟在电话里依然不肯透露关于他种药材而血本无归的事实。



【第2409期】